

五封信

斯皮罗·查依著



五 封 信

——一个真实的故事——

〔阿尔巴尼亚〕斯皮罗·查依著

施友松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SPIRO KHAI
CINQ LETTRES
RÉCIT ÉPISTOLAIRE

据俄译“ПЯТЬ ПИСЕМ”(“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3, 1958) 译。

五 封 信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428 字数23,000 开本787×940 耗 $\frac{1}{32}$ 印张 $1\frac{3}{4}$ 插页2

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4) 0.24元

前 言

《五封信》是阿尔巴尼亚现代作家斯皮罗·查依写的一个故事。

穷苦的生活拆散了一对阿尔巴尼亚的年轻夫妇。基巧因为失业不得不去国外寻找工作。在刚刚过完短促的蜜月之后，他便离开了十八岁的可爱的妻子阿维琳，出发往遥远的澳洲。他原想象燕子一样在第二年春天回来，然而却没有料到一去就是十年。两年的艰难归程耗尽了他在充军似的侨民生活中积攒的一点钱，而行踪无定又使人们误以为他已经死亡。阿维琳先忍受了一个少女同爱人远别的痛苦，后来又遭到了失去女儿的悲哀，在十二年的长久期待之后出现的绝望中，她改嫁了别人，虽然她那颗心依然如旧。即使在基巧归国之后，意外、怀疑、残余的旧观念，也曾经一度阻碍他们重新接近，但新的自由的生活和他们的

純潔的愛情，終於又把這兩個真誠的人結合在一起。

不錯，這是兩個阿爾巴尼亞人的故事。可是，它也何嘗不是那些離鄉背井的舊中國勞工、日本農民、亞美尼亞的漁夫、巴西的種植園工人的故事呢？在一個麵包決定他們命運的舊社會中，他們都曾經被貧窮迫往異鄉，他們都受過工頭和外國資本家的欺騙與壓榨；而當他們受盡折磨，帶着臉邊的皺紋和懷中珍藏的一點禮物回到家鄉時，常常發現他們的希望不過是一場幻夢。至於他們的妻子們，那些可怜的女人們，她們也總是象阿維琳一樣，在離別的日子裡承受了生活的全部重擔，在多少無盡的長夜里，對着孤燈流下了辛酸的眼淚。喪失子女可以說是這些女人受到的最重的打擊，她們的心往往因此而衰老了。

這使人備受痛苦的離別，以及分離中可能發生的不幸變化，都不應該由它們的主角負責。正如本書中的基巧說的那樣：“誰應當担負破壞我們生活的責任呢？既不是你，也不是我——我們倆都不應該負責。現在我已洞悉真理之所在。……”

亲爱的基巧！

象通常所有的人在写信时一样，我告诉你：我仍然健康地活着。但仅仅是我。

过了整整七年，我没有得到你的或关于你的任何信息。最要紧的是你的生死存亡，至于其他，那就不提也罢……

战后我寄过五六封信给你，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片言只字的回音。可是我心里感到你是平安无恙的，可爱的基巧！啊，基巧，如果这封信到了你手里，马上回信给我吧，不管你在哪儿，不管你有什么事！你别折磨我，一定要写明你在什么地方，在那可恶的异乡干些什么。那怕得到的仅是寥寥几行，基巧，我也会稍稍放心，我看见你亲笔写的信，立刻会忘掉我的一切痛苦和不幸的遭遇。

基巧！我们分别已经十年了，由于战争，音讯

不通已經七年了。現在我應該給你写些什么呢？
当我肝腸寸断、由于想念你双目成了永不干涸的
苦泉的时候，基巧，对你說些什么好呢？

千头万緒，不知从何談起……我的信你都收
到了嗎，基巧？你知不知道我們的琳娜已經不在人
間，你知不知道她在一九四四年就永远閉上了她
的小眼睛？这一对无限珍貴的金黃色的小眼睛，你
竟然一次都沒有見過！拿鏡子照照自己的眼睛
吧，基巧，我們小女儿的眼睛正是那种顏色，只不
过更娇嫩、更溫柔、更快乐。

她象春天的花朵一样，可是德国鬼子来到村
里，同来的还有巴里党徒^①。如果你們那里也有巴
里党徒，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們全村人都逃走
了，象惊弓之鳥一样，躲到山上和列弗托卡拉的森
林中去了。天刚破晓，琳諾奇卡^②还象一只小綿
羊似的酣睡着。我急忙从床上抱起她，拚命逃跑，
甚至来不及鎖門，这班天杀的就象瘟神似的闖進
了小学的操場，放起火来。小乖乖沒有哭，但是

① 阿尔巴尼亚解放前民族主义者的反动組織的成員。

② 琳娜的爱称。

有罪的是那些迫使我們离开家乡、迫使我們夫妻分离的人。”

但是，这个由五封信組成的故事，尽管它和千万人的故事有共同之处，尽管它有着古老的書翰体的形式，然而却也有着新的性質，并且說明了新的真理。如果劳动者团結起来，通过斗争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使所有的男女劳动者都有工作的机会，都能享受自己的和大家的劳动成果，都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样，他們才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象阿維琳和基巧曾有过的不幸的遭遇，他們永远不必再离乡背井、抛妻別女，只要他們伸出自己的坚强的双手，他們就能在自己周围建造起从未有过的光明的乐园，而且他們自己也将在这个乐园中，在共同的集体的劳动中，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完美。

編 者

—

亲爱的基巧！

象通常所有的人在写信时一样，我告诉你，我仍然健康地活着。但仅仅是我。

过了整整七年，我没有得到你的或关于你的任何信息。最要紧的是你的生死存亡，至于其他，那就不提也罢……

战后我寄过五六封信给你，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片言只字的回音。可是我心里感到你是平安无恙的，可爱的基巧！啊，基巧，如果这封信到了你手里，马上回信给我吧，不管你在哪儿，不管你有什么事！你别折磨我，一定要写明你在什么地方，在那可恶的异乡干些什么。那怕得到的仅是寥寥几行，基巧，我也会稍稍放心，我看见你亲笔写的信，立刻会忘掉我的一切痛苦和不幸的遭遇。

基巧！我们分别已经十年了，由于战争，音讯

不通已經七年了。現在我應該給你写些什么呢？
当我肝腸寸斷、由于想念你双目成了永不干涸的
苦泉的時候，基巧，对你說些什么好呢？

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談起……我的信你都收到
了嗎，基巧？你知不知道我們的琳娜已經不在人
間，你知不知道她在一九四四年就永遠閉上了她
的小眼睛？這一对无限珍貴的金黃色的小眼睛，你
竟然一次都沒有見過！拿鏡子照照自己的眼睛
吧，基巧，我們小女兒的眼睛正是那種顏色，只不
過更嬌嫩、更溫柔、更快樂。

她象春天的花朵一樣，可是德國鬼子來到村
里，同來的還有巴里黨徒^①。如果你們那里也有巴
里黨徒，那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們全村人都逃走
了，象驚弓之鳥一樣，躲到山上和列弗托卡拉的森
林中去了。天剛破曉，琳諾奇卡^②還象一只小綿
羊似的酣睡着。我慌忙從床上抱起她，拚命逃跑，
甚至來不及鎖門：這班天殺的就象瘟神似的闖進
了小學的操場，放起火來。小乖乖沒有哭，但是

① 阿尔巴尼亚解放前民族主义者的反动組織的成員。

② 琳娜的愛稱。

到了圣米哈尔山崗附近她却害怕地問：“媽媽，为什么我們跑到野外来了？”

她說話确乎已經有头有尾了，基巧，每一个字眼說得多么清楚！听她說話是唯一的乐趣。但那时候我对她說：“別作声，乖女儿，別作声……”我一口气跑到阿姆波良納沼泽，立刻看見身后騰起了黑色的烟柱。这是我們的村庄在焚烧。那一天烧了茹拉家里，还有許多別的人家。但是現在有誰想起它呢？一切都过去了，忘掉了。只有我的不幸忘不了。啊，基巧，亲爱的，我一輩子不会忘記：我怎样用自己的外套裹着琳諾奇卡，怎样呵着气熏暖她的身子。我們的花朵儿經不起风霜。我的小女儿受了感冒，她从我手里飞走了，仿佛出巢的小鳥一样，消失在高高的天空里。

我不再写这个了，基巧，犯不着再使你伤心。过去我那样痛断肝腸，流了那么多眼泪，連你的一份也足够了。

我怎么能不哭呢？我不愿意哭，但是我忍不住。告訴你，我忍不住啊，在我的生活中还剩下什么呢？死神和战争夺去了琳諾奇卡，情况不明的

异乡抓走了你，我再沒有生趣，再沒有爱情，再沒有欢乐。現在，我孤单单地在我們的屋子里受熬煎，象啼血的杜鵑一样，而你在远隔四十天航程的澳洲杳无音訊。

四十天的航程——只要想想看：当我在你第一封信中讀到你走了多少路才到达这个澳洲的时候，我吓呆了。我想，从那儿怎么回来呢？果然不是我白操心。十年，从那时候起十年过去了，我的心上人！我和你十年沒有見面。十年来我保存着你从国外寄来的第一封信，以及你所有的其他的書信。昨天深夜我再一次把这些信一封一封重讀了一遍，往事不禁涌上我的心头。

记忆中油然浮現了那个不幸的日子：你走了，撇下我一个人，好似荒野中的一茎小草。你，基巧，忘了我們分別的日子嗎？我沒有这样想。我永远不会相信这种事，我的心肝！况且那样的日子怎么忘得了啊！

当我还是少女的时候，每逢节日，我和女伴們在田野里或村庄里唱着各种各样的歌。其中有一支是关于异乡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記得这样的

一些歌詞：

讓我尽情地瞧瞧你，我的花朵，
到我這兒來親個吻吧，我的花朵！
誰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再見面哩！
我們無法接近，無法親吻，
因為泪水迷糊了我們的眼睛！

說真的，直到那個萬惡的星期三我才明白這支歌的意義。多么真實的歌兒啊！仿佛是為了我們而寫的。你自己想想吧，基巧，我們在一塊兒生活才有多久？自從我們結婚到你離家出國連半年都不到。你可能會說，結婚以前，我們還過了好幾個月秘密的愛情生活。啊，基巧，親愛的，錯是不錯，但是仍然太少……我常常覺得你的模樣就象我在巴路卡斯特拉大草場割牛草時所見的一樣。這是我們的第一次約會，基巧，你記得嗎？我可是永遠不會忘記，永遠不會忘記，我再一次遙遙地對你發誓。那時候你到處找我，忽然出現在我的面前，好似從高高的庄稼里長出來一樣。你身上穿着一件舊衬衣，胸膛袒露着，你的濃密的黑髮由於風吹和迅速奔跑而散亂了。

当我看见你的时候，起初吓了一跳，但是我还没有清醒过来，你就马上拥抱了我，把我引到茂盛的小麦地里，开始亲切地问我，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样厉害，我出了什么事，难道我怕你吗。“不，我不是怕你，”我回答，“我怕的是流言蜚语。别人会看见我们的，地里的人多得很。”

你那样愉快地笑起来，指了指周围说：“谁能够看见我们呢？你瞧，庄稼多么高。它是为了掩蔽你和我，不让别人看见，才长得这么高的……”的确，那年夏天的庄稼长得特别高。我放了心，你又说：“归根结底，就是看见了我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让他们今天就知道我們將組織幸福的家庭、白头偕老吧，阿維罗。誰也不能拆散我和你，誰也不能阻止我們相亲相爱。听明白了我的话嗎，阿維罗？”你问我，接着发誓说，将来我們一分鐘也不分离。

唉，基巧，基巧，如果我們真的不分离該有多好！本来也是事实，無論閑言閑語或者其他什么都沒有破坏我們的爱情；过了几个月我們結婚了。但是我們在一起的时候是那样少！而离別的日子

来得多么快啊！我們是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婚礼的。第二天早晨醒得很晚很晚，燕子在我們的窗戶底下呢喃。

老实对你說，基巧，整个蜜月我好象在云里雾里一般。本来我还不到十八岁。但是当我刚开始真正感到爱情的欢乐时，我們的幸福就一閃而逝，恰似寒冷的秋天里躲在云后的可爱的太阳一样，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等待着，等待着春天，可是它始終不見到来。

有时候想起来过去一切是多么清楚，使人激动……基巧，你記得你在最后一夜对我說的話嗎？已經天明了，但是我們目不交睫，一直在依依話別，恋恋不舍。

“你看見这双手嗎，阿維罗？”你問，暂时放开了强有力的、在这一夜那样紧紧地摟抱着我的手。“你說怎样，你为什么不说話，好好地瞧瞧这双手吧！这双手从小就日夜不停地干活，变成了铁手。天知道它們从泥土里扳起了多少块石头，为人們建造了多少栋房屋，然而倒霉的是，在这儿，在祖国，已經沒有我們的工作了。你瞧，它們閑得快要

生鏽！可是聽說在外国，人們要干多少活就有多少活。我向你保證，我將不知疲倦地干活，干它兩三年，積攢一些錢，——那時候你瞧吧，阿維羅，我會象長了翅膀似的飛回來。你看燕子每年飛到国外去，到春天一定回家來。我也会这样回到你的身边，我們將永远团聚，幸福地度过一生，这种生活正在前面等着我們呢。”

这就是你說的話，亲爱的基巧，随后你走了，和燕子一同消失了。但是燕子在第二年春天回来了，而且一連十年飛去又回来。可是我始終看不見你。我并非說这是你的过錯。貧窮驅使你去到該死的异乡，在这兒的确使你的手生鏽了。啊，假如你如今在这兒，基巧，你会看見現在这兒有多少工作呵！干不完！我告訴你，工作多到干不完。我們村里的凡杰里·馬斯托拉和一些小伙子們簡直不知道休息。不僅他們，其他的工匠也都一樣，有時候甚至人手不够！你只要想想看，不是工作難找，而是工人難找。等你回来亲眼看看我們的村庄，那時候你就会明白了。要知道我連写也写不出来！最近一个季度工作大大地增加了，現在新

房子快要盖到巴庫拉和季米特尔，临近索弗拉迪卡了。如果能够預先知道会有这样光明的一天，那你根本用不着离乡背井。然而誰知道呢？……

但是我并没有这种念头：認為你忘了我，不再回来了。不，不，这种事我甚至想也沒有想过。我的心告訴我，你不会忘記我，你永远不会违背临走之前所作的誓言。你曾把我紧紧地藏在怀里，用你的强壮的手臂抱着我的脑袋，用粗壮的手指抹去我的眼泪，可是泪水还是簌簌地流呀流呀。当时你說（你的声音現在还在我的耳边响着）：“別哭了，阿維罗，別哭了，要坚强起来。今天我們暂时分手，我們是难过的，然而等到我們久別重逢互相拥抱的时候，将是何等的快乐，你別想着离别，要想到两三年后我們在这儿，在我們家里重見是多么美好。我永远不会忘記你充滿泪水的黑眼睛。”

說到这里，你的声音变了，听起来瘖哑低沉，仿佛是从深井里发出来的，你的目光黯淡起来了，接着你轉身对着窗戶。我想拭去你的眼泪，但是你低声說，这仅仅是由于伤风的緣故，所以我只吻了吻你的眼睛，最后一次……